

百年印潮涌西泠

BAINIANYINCHAOYONGXILING

长篇纪实文学

著

陈博君



西泠印社是一个开放的社团，更是一个发展的社团，在其100多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发展意识，这也是印社得以在全国乃至世界众多艺术社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著 陈博君

百年印潮涌西泠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印潮涌西泠 / 陈博君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143-6834-5

I. ①百…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9811号

百年印潮涌西泠

作 者 陈博君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6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834-5
定 价 65.00元

作者简介

陈博君，笔名真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委员，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21部，代表作有《商战不倒翁》《花花草草的七情六欲》《最草根生活》《平凡的坚守》等。

总 策 划：天恒仁文化品牌

选题策划：潘 洁 彭 雪

责任编辑：杨学庆

装帧设计：黄佳影

封面篆刻：陈博君

引子



钱塘之胜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在碧波荡漾的西子湖北岸，静卧着碧玉般青翠而优雅的孤山。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片饱含灵气的风雅之地，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俞樾等历代名人都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大批文人雅士更是在此演绎了一段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如果说孤山是戴在西湖之上的一顶美丽凤冠，那么，在这顶凤冠上还镶嵌着一颗格外耀眼的明珠，那就是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泠印社”。这是一组掩映在孤山西南麓满目苍翠林木间极为精巧的园林景观，泛舟湖上极目远眺，隐约可见半山腰上亭台楼阁相望，塔桥泉洞错落，摩崖碑匾林立，曲径婉转通幽，让人

禁不住生出无限的向往。

在垂柳依依的白堤弃舟登岸，迎面便可见西泠印社那标志性的月洞圆门，小巧而精致，门楣上配着沙孟海苍劲雄秀的“西泠印社”4个大字，独特中更显魅力。

踏进印社前门，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长廊，目不暇接的人文景观，带着人们走进了历史的遐想。古柏掩映下的柏堂大气端庄，与堂前的莲池相得益彰，堂内陈设着西泠先贤图文，展示了印社的历史文化，是西泠印社的会客厅兼社史陈列馆；柏堂左首，古色古香的竹阁倚靠着印人印廊亭亭而立，这亦是印社最有渊源的建筑。白居易在杭任刺史时，每出游湖山，都要在此休憩；苏东坡也曾题诗：“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须更画乐天真。”印人印廊与印人书廊各居印社前院的两侧，一边墙上陈列着的是文彭、何震、丁敬、吴让之、赵之谦等40位印坛大家的篆刻作品；另一边则是丁敬、赵之琛、徐三庚、吴昌硕等著名印人的17件书法作品，两道作品展示长廊，成了印社独具一格的两道院墙。

从柏堂后沿石径拾级而上，经过一道前山石坊，可见径旁崖壁上刻有“渐入佳境”摩崖石刻。不知不觉中便步入了西泠印社的第二层园林空间。这里，有粉墙黛瓦的仰贤亭，敬奉着浙派篆刻鼻祖丁敬及金农、郑板桥、巴慰祖等28位印人的画像碑，是印社每年祭祀先祖的固定场所；有雅正大气的山川雨露图书室，纳山川之灵气、吸雨露之精华，为印社诸子把酒高吟、论印集游之处；有飞临于竹阁之上的六角木亭石交亭，寓意“结交金石”，象征着印社社员性情好古而又交谊坚如磐石；有古朴雅致的宝印山房，通过一段小曲廊道与仰贤亭巧妙连接，可谓合分得宜、布局巧妙，深得东方园林建筑之韵味；还有古色古香的凉堂和四照阁，居印社核心位置，可远眺湖光，近倚林泉……

再从凉堂边的小径穿行而上，行至印社中心平台，顿时豁然开朗，

但见四周，各色景致依次呈现，这便是印社的第三层园林空间：原本平淡无奇的山石上，因历代文人的雕凿题刻，而烙上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小龙泓洞的题记刻画、缶亭的筑龕藏像、摩崖上的诸多刻石，还有崖壁前的闲泉和文泉，以及两泉之上那座中国桥梁史上最短的石桥，无不让人回味无穷；林木扶苏的观乐楼、依山修筑的题襟馆和鹤庐、小巧灵秀的别藪亭、珍藏着“浙东第一碑”的汉三老石室以及矗立于印社之巅的华严经塔，把这片孤山之巅的小小空间装点得格外迷人。

再往西去，还有一处名为“小盘谷”的静幽之境，是整个印社摩崖石刻最多的地方，四周则被遁庵、还朴精庐、鉴亭以及潜泉、印泉等人文景致包围着，可谓别有幽境。

知道吗？如此精致的人文园林景观，是经过百余年历史的沉淀，才逐渐构筑起来的。而最初的创始人，竟是4位热爱金石艺术的热血文人。1904年，正当国力疲弱、西学渐进，篆刻艺术走向衰落之际，丁仁、王禔、叶铭、吴隐四人发起建社倡议，在大批文人雅士和社会贤达的应和下，他们捐地、捐钱、捐物，于孤山南麓迈开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振兴国粹之路。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这样的立社宗旨，使西泠印社站在了一个所有民间社团无法企及的高度，并且焕发出了一股强劲的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由“爱”发端，呈现出无比开放的时代特质，并且凝聚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西泠精神。所有的西泠印社中人，以及关心和支持这个团体的社会人士，都有着非常坚定而执着的共同理想，那就是要振兴和弘扬篆刻这一国粹艺术；都有着强烈而浓郁的民族情怀，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勇于担当；都有着为了印社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印社的大爱。概言之，就是对艺术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印社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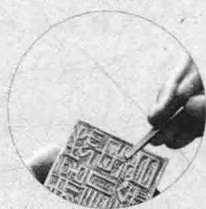
百余年来，经过无数印人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西泠印社终于

登上了中国乃至全世界金石篆刻艺术的最高地，成为“天下第一名社”。2009年，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泠印社的金字招牌变得更加熠熠夺目。

文人结社，是中国人文史上一个特殊而有趣的现象，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士子，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自愿集结在一起，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不仅满足了主观上的精神追求，而且在客观上有效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精粹的传承与发展。因而在现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文人社团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西泠印社，就是这样一个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艺术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人社团，这个社团创立至今，历任的7位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无一不是泰斗级的艺术大师。西泠印社的数百名社员，也是遍布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捷克、加拿大等国家，影响力可谓遍及全球。

作为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同时也是海内外成立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金石篆刻专业学术团体，西泠印社已经走过了114年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将以一部全景式的文学作品，带领大家再次走进西泠印社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



目 录

001	第一章	热血文人忧国粹	相聚动议结印社
010	第二章	聚力复建仰贤亭	呈文官府获庇佑
019	第三章	东瀛雅士慕名来	道台归乡捐私地
027	第四章	敬奉烈士保印社	开疆辟地筑家园
035	第五章	误入私地惹官司	投桃报李成佳话
044	第六章	历练十载立社约	一代大家执首印
052	第七章	海上飞燕来栖枝	新叶勃发规模大
061	第八章	众君出手护古碑	西泠幸添镇社宝
069	第九章	警厅再颁护社令	孤山之巅矗经塔
077	第十章	声望日隆美名传	大师巨匠络绎来

085	第十一章	一代大师如星陨	印社突变陷危境
093	第十二章	博览盛会展风姿	错位展示得暂保
101	第十三章	增挂古物保护牌	功臣避乱栖西泠
109	第十四章	三十而立齐庆贺	抗战烽火骤燃起
117	第十五章	三老避走志不移	叶家留守尽护社
125	第十六章	历劫不磨逐印艺	生生不息得发展
133	第十七章	拒绝媚敌守气节	投身抗日为家园
141	第十八章	中国书画传东瀛	扶桑老友陨战火
149	第十九章	云开雾散胜利来	浴火重生再复社
157	第二十章	世事变幻多无常	改天换日捐印社
166	第二十一章	国学巨匠写提案	西泠千事相呼应
174	第二十二章	齐心协力编志稿	金石书画开门市
182	第二十三章	印社命运再转变	国庆十年新亮相
191	第二十四章	省市领导亲过问	蓄势待发征藏品
199	第二十五章	爱社如家主人翁	无私捐赠显大义
207	第二十六章	凤凰涅槃再翱翔	印社渐次复生机
215	第二十七章	风云突变情势急	员工自发巧护社
224	第二十八章	拨乱反正大修整	对外开放显异彩
232	第二十九章	体制调整增活力	改革开放走新路
241	第三十章	社长亲为力推动	印学研究更凸显
249	第三十一章	海纳百川选新帅	印集天下建场馆
257	第三十二章	机制创新再加力	亲和老人允出山
265	第三十三章	百年华诞展盛况	三大定位目标明
273	尾 声		
279	参考文献		
281	论“西泠精神”及其对传统社团发展的启示（代后记）		



第一章

热血文人忧国粹 相聚动议结印社

江南的夏季历来都是湿热而又静谧的，1904年的夏天也不例外。

正午的烈日，肆无忌惮地炙烤着明镜般的湖面，一种慵懒的气氛在杭州西湖的上空壅塞蔓延。湖上一丝微风也没有，只有看不见的水汽，从水面上袅袅升起，且无声地漫向岸边蝉声四起的林间，将空气蒸得闷热难当。

湖北岸，葱茏的宝石山似一道翠色屏障，安详地静卧着。长长的碎石小道蜿蜒在树荫斑驳的梧桐和垂柳林间。

这里离城有些远了，此时又正是人迹罕至时分，四下自然一片宁静，唯有金蝉在树梢上卖力地鼓噪着，仿佛随时将要轰然冲开那闷热的压抑，将这夏日江南安详的静谧彻底撕破。

忽然，小道上传来一阵节奏明快的脚步声，“嗒嗒，嗒嗒”，匆忙而有力，传向不远处寂静的山麓间，蓦然惊出一串飞鸟。知了在树丛中叫得更起劲了。

湖畔小道上走来一位面容俊秀、气质儒雅的年轻人，身上的青色长衫朴素而又洒脱，衫裾随着匆忙的步伐微微向后飘逸着。他就是名满杭城的青年印石才俊王福庵。不过此时，他的首要身份还不是印学家，而是钱塘县学堂的一位技术课任老师。

钱塘县学堂就坐落在西湖北岸的跨虹桥西，其前身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崇文书院，由明朝巡盐御史叶永盛创建。学院以别具一格的荡舟“舫课”教学方式而闻名，成为“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清朝康熙帝南巡时，不仅亲临书院，还专门题写了“崇文”匾额，使得书院名噪一时，一举跻身于“浙江四大书院”之一。1902年，崇文书院被改建成新式学堂，更名为“钱塘县学堂”。王福庵因曾习数学兼土木工程，这在当时是比较稀缺的人才，故年过弱冠即被学堂聘为讲师，专司教授技术课程。

其时的杭州城里，许多文化人其实都知晓，更能够展示这位年轻人独特才华的，并非他的数学和土木专长，而是他在金石篆刻方面的过人天赋。在王福庵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这种气质源自先祖，发自家庭，更成自他个人的兴趣与禀赋。

追根溯源起来，王福庵还是“书圣”王羲之的后人。王羲之祖籍山东琅琊，后客居浙江绍兴，故王福庵在其自用印中，屡以“琅琊”或“右军后人”自勉。当然，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王同伯。王同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雅士，虽先后中举和及第进士，却无意仕途而钟情于学术，他历任杭州各书院山长，在金石、考据、文字、诗文、书法等诸方面均有颇深的造诣，尤其是他的篆隶书法，清新娴雅，自成一格，素有“同伯体”之称。

王福庵自幼就随父在紫阳书院学习，耳濡目染之下，小小年纪



便谙熟金石书画的门道，继承了父亲的书法精髓。他从12岁起，就开始操刀治印，父亲担心儿子因此荒疏学业，便经常责备福庵，然而，这小小少年早已沉迷于金石世界难以自拔。父亲不支持，无法公开拜师求艺，他就自己潜心钻研学习，而且还四处搜求名人的篆刻作品，年纪轻轻就拥有了数百方篆刻名家的印作，并专门拓编成十六卷的《福庵藏印》。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福庵在金石印学方面的成就，不仅让他名扬杭城，更令他结交到了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唐醉石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交流藏品、切磋技艺，自得其乐。

当时的西湖孤山脚下广化寺旁，有一座蒋公祠，是由清末杭州著名士绅丁申、丁丙兄弟出资，为纪念清代护杭名将蒋果敏而建的。在这座公祠前院的右侧，有一幢占地面积不大的二层小楼，名曰“人倚楼”。最初，这里是公祠的会客室，却因了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建楼伊始，就吸引了一帮晚清的钱塘雅士在这里常聚。他们在小楼里谈古论今、纵情诗画，俨然将这座外表朴素的小楼当成文化聚会的场所。到了民国初年，丁立诚、丁立中、丁辅之等丁氏后人和叶为铭、唐醉石、胡宗成等杭城一些热衷金石印拓的文人名士又常聚在这里交流收藏、鉴赏古印、拓印碑刻、制作印谱，于是人倚楼又成了金石印学的研究室。

作为杭城小有名气的金石才俊，又恰巧就在近于咫尺的钱塘学堂教学，王福庵自然就成了人倚楼的常客。

这天下午，学堂里正好没有他的技术课，于是吃罢午饭，王福庵就匆匆步出学堂，沿着西湖北岸的石径赶往孤山。他知道，这闷热的时节，几位志趣相投的印友们肯定又聚在人倚楼拓碑赏印、避暑消夏了，这样的聚会自己怎能不去凑个热闹呢！

翻过西泠桥，往左一拐，便是枕山襟湖的孤山了。彼时的孤山，

还是一座远离闹市的荒凉小山，除了沿湖的蒋公祠等建筑由清政府直接管理，其余靠近西泠桥这边的大部分山地均为私人所有，山上的房舍也颇为零星萧瑟，仅存数峰阁等屈指可数的几处建筑。这些私地及房产的主人包括李鸿章的幕僚、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三任杭嘉湖道台李辅耀以及杭州名门丁氏兄弟的后人丁立诚、丁立中等。而蒋公祠内的人倚楼，算是当时这一带最具人气的地方了。

沿着湖堤稍许前行百步，便来到了蒋公祠门前。王福庵撩起长衫，刚刚抬脚跨进祠院，便闻得阵阵熟悉的人声从那人倚楼的二楼隐约传来，听语气，却是充满了沉重的氛围。

“听说东洋人偷袭了旅顺，日俄又在东北打起来了，这么一来，东北的父老乡亲又要遭殃了！”

“是啊，不光东北，前些日子英军也在西藏挑起事端，借口大举入侵，真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啊！”

“唉，我堂堂千年的中华文明古国哪，都快被这些个贪婪的强盗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是为铭兄和辅之兄的声音，两位仁兄似乎正在探讨着当下的局势。虽只稍稍听到了几句，王福庵心头还是不免一沉，上楼的脚步也不由得又紧了几步。

听到脚步声，楼上的几个人停下议论，都把目光转向了楼梯口。见王福庵拾级上楼，一位年龄与其相仿的年轻人首先站起身来，拊掌道：“只听这脚步声，就知道是福庵贤弟来也！”这位便是蒋公祠的创建人丁氏兄弟的后人丁辅之，他只比王福庵略长数月，却留得一腮细密的长须，显得颇为少年老成。丁辅之自幼深受家庭的熏陶，热衷于集藏清代名人及浙中印人，尤其是“西泠八家”的作品，加以编印注释并刊行，因此，也是年纪轻轻就颇负美名。

“贤弟来啦？今日下午学堂不用授课？”正坐在案几前拓制碑板的一位面容清癯的男子也热情地招呼起来，看年纪似乎要比福庵、



辅之二人年长不少。叶为铭，这位钱塘闻名的碑刻和拓印高手，论年纪的确要比王福庵、丁辅之整整年长一轮还多，但几人相互间的那种契合神情，却又分明没有任何年龄的隔阂。

边上还有一位身形略微孱瘦，正在辅助叶为铭拓制碑板的年轻人，倒是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计，他只是抬头朝王福庵微微笑了一下，便低头继续做着手中的活计。他叫吴小冈，绍兴人氏，虽性情胆怯内敛，人多即讷于言语，但因其书法、篆刻和鉴赏皆能，故常在人倚楼帮着一起拓印制谱。

与几位老友招呼过后，王福庵续上了话茬儿：“诸兄今日怎未谈印论篆，倒是慷慨激昂，忧国忧民，议论起时局来了？”

“唉，我等虽为文人，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丁辅之微微皱眉，慨然道，“况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今时局越来越乱，国难越来越深，谁还会来关注金石篆刻呢？”

“是啊，自西学东渐以来，国力疲弱，国学日危，尤其是金石印学，古风不存，媚俗成灾，如此下去，金石印学必将湮没也！”叶为铭捋着长须，亦是忧心忡忡。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竟是越说越感觉心情沉重。一时间，突然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往日里一捧上手就让人立马如痴如醉的几枚古印，此时竟都被静静地冷落在桌上无暇赏玩。

“既如此，我等何不效仿先贤，创建一个印社，以保存金石、研讨印学为己任，为传承和弘扬金石篆刻艺术贡献一点绵薄之力？”沉默中，不知谁忽然提了这样一个建议，顿时如一道明亮的闪电，在众人的心头划亮，刹那间，引来了强烈的共鸣。

“好，好，这个建议实在太好了！”一声情不自禁的轻呼，竟是出自平时沉默寡言至极的吴小冈之口。看到众人错愕地望向自己，这个腼腆的年轻人微红着脸又变得拘谨起来。

“哈哈，连小冈都开口说好了，想必这个结社的主意实在是太合

众心了！”善解人意的叶为铭首先打破尴尬，使气氛重又变得热烈起来。

“对对对，结建印社，确是极有意义。”王福庵也热切附和道，“想我西湖乃人文荟萃之地，自乾隆以来，先有吟社，会聚了杭世骏、厉鹗、丁敬、释明中、汪启淑诸公，琴棋书画、会必有诗，由此开创了‘浙派’诗文之先河；后又有解社，集结了钱松、李节贻、杨见山、僧莲衣、僧达受、范守和等文士，研习汉隶、交流金石收藏，将浙派篆刻发扬光大。而如今，金石之艺岌岌可危，我等若能仿效南屏二社，也成立一个社团，必能将篆刻艺术重新振兴起来！”

“是啊，吟社虽以诗会友，但社中不乏印人，对篆刻一艺也是多有研讨，尤其是助丁敬树立了‘浙派’篆刻的门楣；想那解社，虽发端汉隶，后却致力于金石，尤其钱松秉承了丁敬的艺术风格，更是弘扬了‘浙派’篆刻的声名。”丁辅之对南屏二社的历史显然也是相当谙熟，附和之后，却又喟然长叹，“可惜南屏解社光景不长啊，社内的中坚人物，皆因乱世而未得善终，浙派篆刻也因此后继无人啊！”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有所作为！”

“正是！先贤已为我们树立榜样，我辈更当发扬光大！”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情绪甚是高昂。结建印社，成了人倚楼里几位热血文人的一致共识。

“结社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我这就回去禀告父亲和兄长，争取将数峰阁西面的土地捐献出来，为印社开疆拓土！”丁辅之满是激情的表态，顿时引来由衷的掌声。

“贤弟的意愿甚好，这孤山西泠之地，依山面湖，风景绝佳，确是我等研习金石的最佳之处。”叶为铭又捋了一把长须，沉吟道，“不过这结社是大事，须得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看，是否再征求一下吴石潜、唐醉石等诸友的意见，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